

在大革命的洪流中

朱道南著

在大革命的洪流中

朱道南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1

中國革命史綱

卷一

在大革命的洪流中

著 者 朱 道 南

插图作者 朱 保 庆

*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 94 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850×1156 毫米 1/32 印张：7 1/8 插页：平：7 页 精：10 页 字数：158,000

1961 年 8 月第 1 版 196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000 册（内精装 5,000 册）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745

平装定价：（八）0.90 元

精装定价：（八）1.15 元

前 言

我是一九五九年二月底开始动笔写这本回忆录的。不过，想把一九二七年前后这段经历写出来，这个念头却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有了。从想写到写成这本册子，其中经历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过程。

这本回忆录，从一九二四年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离开家乡走向革命写起，到一九二八年红四师到达海陆丰与彭湃同志会师为止。这段经历虽然只有三年多时间，但它给我的印象却是深刻难忘的。在大革命的风暴里，我们看到了工农群众无比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坚定的斗争意志，他们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，坚决勇敢地与反动派进行不屈的斗争。我们也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残暴的血腥手段破坏大革命。我们还看到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怎样投靠反动派，使革命事业遭受到严重的损失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们受到了恽代英、张太雷、彭湃、叶挺、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教导，使我们的觉悟很快地得到了提高。他们的光辉形象使我终生难忘。和我一起参加革命的许多同志，在战斗中光荣地牺牲了，他们英勇地为党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

血。每当想起这一切，我的心情就不能平静。

記得一九三〇年我經過重重險難从海陆丰回到家乡养病时，小时候的朋友們一有空就圍到我的床头来，要我談談这段經歷。后来，听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听过之后都很激动，特别是年輕人，他們常常听得咬牙切齿，有时激动得痛哭流涕。我开始意識到，这段經歷是能使人們得到教育的，往后，我就主动地讲給人家听了。抗战初期，在一次小学教師的會議上，我讲起了这段經歷，会后，有不少人当夜就报名參軍了。那时，就有人劝我将这段經歷写出来，我也第一次产生了写作的念头。我想，把它写出来可以激励更多的青年去参加革命，同时，我还怀着这样的感情，总想把那些已經牺牲的战友們的高貴品质使更多的人知道，作为后人学习的榜样；好象不这样做就对不起革命的先烈們。可是我沒有动笔写，原因是担心自己的水平低，怕写不好。我还觉得写文章是作家的事情，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，要通过文艺形式来写更感到困难，于是就作罢了。之后，一年一年过得很快，虽然还常常有人劝我写，我也都因为以上的原因而一直沒有动笔。不过，这段經歷却被我一遍又一遍地讲着，所以虽然事隔三十多年，却仍然清晰地記在我的心里。

一九五七年整风时，我們机关里揭发出不少有严重資产階級思想的人，有的对自己地位不滿，有的只貪图享受，不安心工作，还有一些同志在困难面前畏縮不前，缺少革命者应有的朝气。我看了很生气，很激动，从而又一次产生了更强烈的写作念头，决心想把这段經歷写出来，让大家看看先烈們旺盛的革命意志，和那种为了革命利益，不畏艰难，絲毫不考虑个人得失的崇高品质。我想：过去所走的道路是多么崎嶇艰險呵，可是同志們却从未皺一下眉头；今天摆在我們面前的道路又是多么寬广平

坦呵，这是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，无数先烈用自己的鮮血鋪平的。我們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时候，如果遇到某些暫时的困难，难道應該有絲毫犹豫和畏縮嗎？在工作順利和取得某些成就的时候，难道值得自己驕傲和自滿嗎？当时，我在一次會議上又讲了过去經歷中的一段，大家听了很感动，又有許多同志鼓励我写了，我也認真进行了酝酿，但思想沒有解放，顾虑重重，思考再三，終究沒有动笔。

一九五八年，党号召老干部写革命回忆录，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还專門开了一次會議，这又将我推了一把。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同志，常来看我，催我赶快写。我們机关党委也指定宣傳部于炳坤同志作我的助手，协助我整理。这样，我才正式上了馬。

馬是上了，但我的思想还是沒有完全解放。

起先，我用口述，由別人速記，将整个經歷大致記了下来，有十几万字，輪廓虽然出来了，但太乱，不象个样子。經過反复思考，我打算在速記稿的基础上，以“广州起义”的主力軍——教导团为中心，写一个长篇。这时，党又給我安排了写作時間，作协上海分会的同志常来問我有什么困难，出版社的同志也主动前来向我提供資料。这一切，进一步促使我加强了写作的决心。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簡單，一提起笔，我就抓了瞎，头緒突然多了起来，犹如乱麻一团，不知从何写起。写了很長時間，只写出一点点，自己看看也不滿意。这时，我又有有点畏縮了。我知道，摆在我面前的問題，仍然是进一步解放思想，鼓足干劲，克服困难的問題。我对自己作了一番估計：我要写的内容是自己亲身經歷的，也确实有很多东西好写；在政治上有党的領導，只要自己多听取組織上的意見，写出来的东西大致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，这都是有利

条件。可是，我只讀过一些古书，从来沒搞过文艺創作，根本不知道文艺作品該怎样写，这是一个大难题，但我可以走群众路綫，多向有經驗的同志請教，这个困难也不是不可克服的。現在到处都在大跃进，大家都在发揚敢想敢說敢做的精神，我也不應該被困难吓住。吳运鐸、高玉宝等同志不也写出了很好的作品嗎？我一定要写下去！

于是，我又重新拿起笔来，开了两次头，看看还是不行。思想上有苦悶，觉得这个斗大的馒头真难下口，但决心已定，所以不象过去那样泄气了。我讀了陶承同志的《我的一家》，发觉她都是圍繞着自己最熟悉的人物和事件来写的，写得朴素、生动，給我启发很大。这时，作协上海分会有位同志指点我說：“你一开始不要先写长篇，可以在許多革命的花朵中，选择最大最鮮艳的一朵先写，这样可以使自己照顾的面小一些，精力更集中一些，便于掌握。”这意見很好，如果我不改变求大求全的做法，就会走弯路，反而写不出来，于是决定先写《广州起义》。

事情总是开头难，起先，一連几个晚上我一个字也写不出。后来每晚能写一二百字了，又經過一段時間的磨练，才逐漸增加到每晚写五六百字。脑子也好像比过去灵活了不少。这样，继《广州起义》之后，我又陸續写出了几篇。

每写出一篇，我就請周圍的同志討論提意見，进行修改，然后送到作协上海分会去，請魏金枝、任干等同志指教，他們对我的帮助很大。这本回忆录全部完稿后，峻青、杜宣等同志又在百忙中抽出時間看了一遍，提了不少宝贵意見。我又作了修改，才定了稿。

我的写作經過大致是这样。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写作活动，給我最深的体会是：在祖国大跃进的年代里，只要遵照毛主席的

教導，破除迷信，解放思想，鼓足干劲，不怕困难，任何事情都能够成功的，文艺創作也不例外。只要在党的领导下，坚决走群众路綫，加上有經驗的作家的指导，写作并不是一件神秘莫测的事情。

現在，这本回忆录虽然写出来了，但我在文学創作上还是一个剛剛入伍的新兵。由于自己水平所限，作品一定还存在着錯誤和缺点，盼讀者批評指正。

最后，我再一次向对我写作中作过指导、协助整理以及热情帮我抄写原稿的同志們致謝。

作 者

一九六一年二月

目 次

前言	III
走向革命	1
湘江逆流——馬日事变追記	35
从武昌到广州	83
广州起义	121
紅四师奔向海陆丰	167

走向革命

一九二四年，祖國的錦綉河山被大大小小的軍閥割據着，他們在各帝國主義的利用和驅使下，年年混戰，兵連禍結，弄得中國烏煙瘴氣，暗無天日。這時，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蘇聯的幫助下，改組了國民黨，在廣東成立了革命政府，隨着制訂了聯俄、聯共、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，革命的浪潮，正在蓬勃地發展着。但是，我們這些呆在窮鄉僻壤的年青人，耳目閉塞，根本聽不到這樣好的消息，也看不見南方的一線光明；所能聽見和看到的，却是周圍的一片黑暗，和勞苦大眾窒息得連氣也透不過來的呼聲。

我生長在魯南嶧縣一個農村里，這裡，被奉系軍閥張宗昌統治着。窮山惡水的地理環境，加上軍閥戰爭的浩劫，苛吏的勒索，地主的剝削，土匪的橫行，使人民的生活處在水深火熱之中。貧苦農民，勞累終年，不但得不到溫飽，而且常常是“閉門家中

坐，禍從天上来”，弄得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

那時我在鎮上的一所学校里讀書，是個貧苦的青年學生，面對着這樣的現實，終日愁眉苦臉，走投無路，但又不懂得要參加革命，心頭郁悶的時候，常常和三五個要好的同學，暢談一番，以泄胸中的不平。我們談得最多的是想學那梁山上的好漢，到抱犢崗山上去樹起大旗，除暴濟貧，替天行道。當然這種想法是辦不到的，因此我們都為找不到出路而心中非常苦悶。

在學校里，我有兩個非常要好的窮同學，一個叫謝拙民，他聰明而穩重，很有抱負，十分讲义氣，體格異常健壯，有“鐵膀子”之稱，是佃農出身，家中只有兄嫂兩人。另一個叫楊榮林，是校中數一數二的高材生，身材矮小，人很灵敏，個性爽直而高傲，遇事常有獨特的見解。他父親是個深受當地農民愛戴的貧苦知識分子，不幸在前年去世了。從此楊榮林一直寄居在叔父家裏。我們三人，形影不離，十分投機。

期終考試後，有一天，放學回家，我們三人翻山越嶺，邊走邊談，正談得起勁的時候，忽然見我年老的母親，哭哭啼啼急急匆匆地從對面路上走來。我大吃一驚，心想一定出了什麼事情，立刻迎上前去。母親哭訴了一陣，我才明白了原因：我們校里來了一位很好的校長，並請來了幾個好教員，他們對待學生尤其對窮學生很關心愛護，功課也抓得緊，深受一些窮學生的歡迎，但卻惹起了那些富家子弟的厭恨，特別是那個無惡不作、吃喝嫖賭樣樣都來的大地主的兒子黃錫湯，他仗着父親的勢力，老和校長作對，因為他父親和官府、土匪都有勾結，誰也不敢惹他，校長和老師們也只好忍氣吞聲。我們這些窮學生却看不過去，年輕人火氣旺，也不顧到會出什麼亂子，有一次我就領着大家狠狠地當眾揍了他一頓，沒想到這家伙現在唆使土匪來報仇了，要我三天內

送三百个“袁头”去赔礼，到期不繳錢，土匪就要来抓人燒房子。

我們乡間土匪如毛，綁票杀人，說一不二。两月前，我的一个堂兄，就因为被土匪敲詐，繳不出“袁头”而被杀害了。我即使将房子卖掉，也繳不出这笔錢，怎么办呢？心里又气又焦急。

楊荣林給我出了个主意：将老母送到舅父家去住，自己离开村子，請校长帮忙提早发一張毕业文凭，到济南去讀师范。他还說：

“出去見見世面，也好看看天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。”

大家商量了一陣，觉得只有这条路可走。謝拙民、楊荣林也都表示愿意离开家乡，和我同到济南去闖一闖。

主意已定，我們就先送母亲回家，随即去看校长，校长很同情我們，立刻設法填发了几張文凭。我們又将行李先集中到謝拙民家里。

第二天夜里，我慢慢打开門，見外面月白风清，星光灿烂，就更加小心地走出門去，在村头巷尾張望了一会，見沒有人，就回向家里招了招手。謝拙民和楊荣林挑着东西出来了，后面跟着我母亲。我将門鎖上，領着大家往我舅父家里走。

路上，母亲不断低声哭泣着向謝拙民、楊荣林說：“你大哥四岁死去了父亲，我們过的日子是‘猪眼掉泪’。人善受人欺，馬善尽人騎，这个年景真不如死了干淨。”她一面哭着，一面叙述着孤儿寡妇的苦辛，还不断地回头向家里張望。

謝拙民和楊荣林默不作声。我心里有說不出的悲憤，想到这个老家不久可能化为灰烬，又想到此后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看到年迈孤零的母亲，就禁不住暗暗掉泪。唉，这是什么世界啊！

半夜时分，我們越过了几重山，到了我舅父家里。舅父見我們半夜上門，母子俩又是一副悲切的面容，很是吃惊，忙問母亲

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母亲已泣不成声。我沉重地将情况告诉了舅父。舅父听了后，叹着气说：

“唉，我們惹不起人家啊，现在也只有往外跑啦。”随后，他又宽慰我，“你只管放心，你娘在这里，我如有一口饭，定分一半给她吃，我锅里有粥，决不叫她的碗里空着。你好好去念书求上进，要争这口气，总有扬眉吐气的一天。”

为了不让土匪知道我要逃走，我和謝拙民、楊荣林必須連夜动身去济南。時間紧迫，我来不及多说什么，将母亲拜托給舅父，然后又跪在母亲面前，磕了三个头向她告别。母亲只有我一个儿子，自小就对我爱护备至，見我要走，哭得几乎昏了过去。我悲痛地站了起来，将母亲扶起，理了理她散乱了的白发，安慰她说：

“娘，別难过，儿在乡下也是吃一輩子苦，受一輩子气，反不如出去，也好长点見識。将来，我一定养你的老，送你的終。”

謝拙民和楊荣林也帮我劝了一陣，母亲收住了眼泪，要我安分守己，好好上学念书，常給家里来信。

自从我們三个好朋友决定一起去济南后，我疑神疑鬼，最担心的是怕土匪釘住我，使我逃不出去。我們从舅父家里出来，去謝拙民家取行李的半路上，隱約看到后边一个黑影老跟着我們。起先，我們还以为是赶夜路的，可是越看越不对头，我們有意停下来看他时，这个黑影却繞过小路看不見了。等我們再往前走，他又慢慢地跟了上来。更教人不安的是：謝拙民家住在山前，这一带沒有几戶人家，晚上很少有人走动，我們走过山来，那黑影也跟上来了，这怎能不使人更加吃惊呢！

我拉了下謝拙民和楊荣林，就往小路岔出去，想在村边兜个圈子，把黑影甩掉再去拿行李。这办法很灵，我們兜圈子时，黑影就不再跟我們了，大家放了心。可是一个圈子兜下来再回到

原路上时，見那黑影已經要到謝拙民家門口了。大家更着急，覺得这家伙一定曉得我們的行动。我連声叫糟糕。楊荣林也很吃惊。謝拙民胆大心細，他說：

“看样子这家伙早注意咱們了，还是赶上去弄掉他，来他个措手不及。”

我和楊荣林都沒有这样的胆量，听了謝拙民这話后，脚也軟了，但是又想不出別的好办法。謝拙民上小路去赶那黑影了，我們仗着他力气大，跟在他后面。越赶越近了，我的心也跳动得更厉害了，不由自主地落在謝拙民后面好几步。我一想，人家象秦叔宝一样讲义气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如果我不赶上前去，那还象話嗎？就咬了咬牙，急步赶上去。

謝拙民的眼力最好，他突然轉过身子对我說：

“老道哥，不对啊，这家伙扛着行李呢！哪有土匪扛着行李釘梢的？”

我和楊荣林也看到这个人肩上的行李了，也感到很奇怪，又捉摸不定是怎么回事。

这人到謝拙民家門口，吃力地把行李往地上一放，喘了两口气，就上前叫門。这时，我們与他的距离更近了，看得清楚这人原来是前庄一个地主的儿子，我們的同班同学孙之斌，并不是土匪的監視哨。楊荣林松了口气，跺了跺脚說：“嗨嗨，真是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”

孙之斌的父亲很坏，家里养着好几十个民团，是我們县里的一方之霸，当地的农民都叫他二知县，对农民的剝削压迫极其殘酷。孙之斌本人虽未做过坏事，但在校里时我們也不愿与他接近。他今天半夜找上門来干什么呢？真教人捉摸不透。

謝拙民的哥哥把門开了，孙之斌还未开口，謝拙民就奔上

去說：

“孙之斌，你半夜来干什么？”

謝拙民的話音很响，帶有責問的味道。孙之斌不知后面有人，吓了一跳。回过头来見是我們，心定了。接着，他忽然痛哭起来，这更把我們弄得莫名其妙了。他連哭帶訴地讲了好一陣子，我們才弄清楚了究竟。

几年前，有一个农民受尽孙之斌父亲的迫害去当了土匪，現在已成为土匪头子。昨天夜里，这土匪头子带着大批人打开了孙家院子，搶劫一空，将孙之斌家里人打死的打死，捉走的捉走，孙之斌住在鎮上学校里，才得幸免。土匪临走时放了一把火，将孙之斌家的房子燒得精光，还揚言要捉孙之斌斬草除根。第二天，孙之斌听到这消息后，吓得魂不附体，他沒有地方去，就去請求校长帮助，校长看他可怜，叫 he 来找謝拙民，和我們一道去济南投考师范，所以他連夜来了，半路上遇見我們时，他也怕是碰到了土匪，所以躲躲閃閃。

“这条路可不是你走的，你細皮白肉，享慣了福，半路上走累了沒人抬你。”謝拙民听孙之斌要跟着去济南，很不高兴。

“我不怕吃苦，我走得动……”孙之斌哀求着。

我們商量了一会，覺得孙之斌和我們好比“黑碗砂壺”，不是一个甞的貨，不想帶他走。但是孙之斌死纏住我們不放，我們不去理他。

時間不早了，我們就要上路，謝拙民的嫂嫂燒了一鍋面湯，拿出六个高粱煎餅，我們吃过后，楊荣林說：

“咱們都是穷人，以后千万不能忘了穷人！”又說，“我已父母双亡，除了还有个叔父外，你們就是我的亲人，咱們这次出去要情同手足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”

我們听了連連点头，放下碗后就揹着行李，向謝拙民的兄嫂告辞。

孙之斌还是纏住我們，一直跟在后面走了很长一段路，他发誓一定不連累我們，就是爬也要爬到济南去。我們見他这副样子，动了惻隱之心，終于帶他一起去了济南。

二

在未到济南之前，我曾对謝拙民他們說：“不知大城市里是否会比咱們乡下讲理些。咱們一定要用功讀書，将来如果能做出一番事业，千万不能忘了咱們离家时讲的那段話。”

謝拙民說：“我看济南也不会比乡下好多少，反正都在張宗昌脚下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翻身抬头。将来咱們一定要为穷人多做些好事，这是决不能动摇的。”

楊荣林很激动，他說：“天下烏鴉一般黑，要过好日子，必須鋌而走險，把所有的軍閥、地主豪紳斬光杀絕，让咱們穷人坐第一把交椅，天下才能太平。”

每当这种場合，孙之斌老是不开口。

我們到了济南，一上大街，就被車水馬龙的熱鬧場面吸引住了，最使我們这些乡下人感到新奇的，是那些穿洋装、戴眼鏡的外国式的中国人。当时，我們在一家小鋪子里歇脚吃飯，楊荣林用肘子推推我們，叫我們快看。順着他嚮嘴暗示的方向看去，見店門前有一对男女走过，男的穿淡黄色西装，脚上穿双尖头皮鞋，油光光的头，戴副金絲眼鏡，三十来岁的年紀就拿着根手杖，看上去挺滑稽。女的穿着紧身旗袍，胸脯突得很高，鞋子后跟总有两寸厚，很长的一段光腿从旗袍衩中露了出来，手里拎了个亮

晶晶的小皮包，头发卷得活象一条獅子狗，一張大嘴涂得鮮紅，她紧挨着男的一步步走着，看她那走路的样子，比我們乡下小脚老太婆还困难。我們看了好笑，楊荣林湊趣說：

“据說唐明皇提倡三寸金蓮，現在又不知是哪个‘唐明皇’下了圣旨提倡晒脚尖了。”

我們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被弄得晕头轉向。我說：

“咱們这些土包子是乍見为奇。”

我們正在說笑时，这对男女对面走来了一个白发老先生，他手里拿着一根长烟袋，一条灰白的細辮子拖在背后。他向这对男女瞟了一眼，就狠狠地朝地上吐了口唾沫，“呸”的一声叫得很响。那女的用輕蔑的眼光扫了下这位老先生。謝拙民认为这个老人一定是从乡下初来，所以也少见多怪。

誰知新奇的事多着呢，我們走出店門不久，就看到有一大群人圍在馬路旁边，听一个站在高地上的青年讲演。这青年穿件藍布长衫，臉上有几顆稀稀落落的麻子，看来不过二十来岁。他在大胆地痛罵軍閥張宗昌，痛罵帝国主义，还說了一些穷人到处受压迫，和共产主义、无产阶级等等这些当时我們还听不懂的名詞。我們只觉得这个人胆子大，有骨气，能在大街上罵張宗昌和帝国主义，为穷人說話，真难能可貴。不一会，有几个警察吹着警笛来捉他了。这青年向天空撒出一叠傳单，迅速钻进了人群。楊荣林偷偷地接了張傳单，到了靜僻处，拿出来一看，上面是：打倒万恶的軍閥張宗昌，坚决反对帝国主义，工农商学兵携起手来，参加CP，CY^①。……

我們不懂什么叫CP，CY（連这几个字母也不識），根据全文

① CP指共产党。CY指共青团。